

高科技,让舞台3D技术呈现出银幕中的奇幻世界 纯天然,把音乐会带到户外人文场域与自然酬唱

以极先锋与极传统,探索舞台边界

■本报记者 黄启哲

高科技和纯天然,近来,申城舞台的这两种艺术样式热烈碰撞引发热议。

一种用高新科技突破舞台呈现的边界。《安徒生魔幻之旅》用3D技术为小观众插上想象的翅膀,遨游童话世界。即将上演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则是导演卡梅隆与太阳马戏联手,把银幕上的潘多拉星球移至舞台,为观众带来沉浸式多媒体奇观。

一种移师户外追求音乐的返璞归真。不管是夏季音乐节2018只发声带来的风声、蛙鸣等自然之声交织成的紫藤长廊,还是水乡古镇朱家角首届“若耶·珠溪音乐雅集”上,古戏台、明官厅中的几场音乐会,都打破了剧场的围墙,寻找自然与音乐的共鸣。

技术上的加法和减法,看上去“背道而驰”的两种舞台追求,实际是对艺术寻找最契合呈现方式与视听体验的“殊途同归”。

创新,最新视觉工程被搬上舞台

不久前,舞剧《安徒生魔幻之旅》频繁出现在沪上家长的朋友圈。不因为安徒生这一“童话经典IP”,也不只是演出融合新马戏、街舞与芭蕾等多种艺术语汇,更主要的原因是,该剧采用多媒体科技手段,为小观众带来一次光影的极致体验。

主创利用多倍投影技术打造了一个立体的光影背景,像是为舞台增添一个视觉“维度”。演出中,光雕时而是繁星闪烁的夏季夜空,时而是色彩斑斓的原野森林,丰富的层次营造出的奇幻世界与舞台前方的演员产生丰富的互动。这种技术最初用在户外广告之中,可以将街边的建筑作为投影幕布,根据建筑本身的走势制定出适合的投影影像。如今,这一技术走进剧场,成为舞剧的背景,《安徒生魔幻之旅》中,正是光雕技术制成皮肤肌理,甚至在其中可以察觉肌肉纹理与纳美人的身体线条图案,进而在舞台上呈现“发光”效果。

《阿凡达》作为电影3D技术的里程碑,已经成为经典。眼下,《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又将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以全新的故事与呈现刷新观众的舞台体验。该剧由加拿大太阳马戏携手影片导演卡梅隆制作,背景设定在电影《阿凡达》故事3000年前,人类未涉足的潘多拉星球。

360度大型中央舞台、40台视频投影机,IMAX屏幕总面积是标准影院IMAX屏幕的五倍以上,这些将是其最吸引观众的装置。据太阳马戏团经理迈克尔·维莱克斯介绍,总面



《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剧照。

积近2000平方米的投影,成为《阿凡达前传》的舞台布景——实景“潘多拉星球”。投影甚至还将超出舞台范围,延伸至立柱、观众区,让观众不仅仅是欣赏表演,“观看”潘多拉星球,更仿佛置身其中。

仅依靠多媒体还不够,熟悉影片的观众一定忘不了拥有通体蓝色的纳美人,舞台该如何展现纳美人?若是只涂上蓝色颜料,显然在投影的光源下,无法呈现银幕中幽蓝发光的效果。为此,主创使用了一种光学白色纤维,采用丝网印刷技术制成皮肤肌理,甚至在其中可以察觉肌肉纹理与纳美人的身体线条图案,进而在舞台上呈现“发光”效果。

回归,“诗与乐”当与自然酬唱

于山水中纵情笙歌,把天地当做舞台的意境,则带给人另一种艺术感受。不管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寂寥悠远,还是在会稽山兰亭,王羲之笔下的“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抑或是虎丘曲会“席席征歌,人人献技”的万人盛况,追求“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里,诗与乐自当与自然酬唱。

时至今日,不仅有江南的丝竹管弦,还有西洋的钢琴提琴。创立于去年3月的若耶音乐

节,将山水实景与音乐相结合,此前曾在绍兴会稽山麓兰亭举办多场音乐会。今年首次在朱家角举办,“若耶·珠溪音乐雅集”带来两天四场音乐会,先后演绎中外艺术歌曲、柴可夫斯基钢琴套曲《四季》、古琴曲等丰富内容。

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演出场地古建筑五凤楼“大夫第”官厅四面围住,即便在风扇下的中庭空座,观众也会感到热意翻涌。可在演出即将开始前,十台立式大电扇却停了。寂静等待中,提琴声起,男高音缓缓唱出乐句:“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年华如水”。

舒缓的音乐抚平了燥热的心绪。这是萧友梅作曲,易韦斋作词,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艺术歌曲开山之作《问》。尽管没有音乐厅的混响效果,但在自然环境中却有更新鲜的体验。在参加演出的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看来,这样的表演形式也是中国美学传统里“和诗以歌”的延续,而在自然环境之中,不借助音响设备的演绎与返璞归真的咏唱再契合不过。

技术上的加法和减法,并非背道而驰

高科技或纯天然,选择什么样的舞台形式,在于哪种方式更契合需要表达的艺术内容。不久前落幕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上,上海

交响乐团音乐厅大厅悬挂起5000个蝴蝶笼子;音乐厅外的紫藤长廊,2018只发声模拟着风声、蛙鸣、雷雨等夏季自然之音,为的都是在室内营造自然场景,展现音乐与生活的交融。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夏季音乐节发起人余隆说:“梧桐树荫,蝴蝶笼子,上海夏季音乐节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也是一种生活、一种回忆,希望观众可以由此过一个有情怀有回忆的夏天。”2010年起在朱家角水乡驻演的园林版《牡丹亭》同样是不设音响,也没有麦克风的自然演绎,笛声隔水相送;古琴与飘渺的女声唱和;亭榭之上,柳絮梅和杜丽娘对月吟唱。艺术总监谭盾曾感慨:“一支箫、一把琴、一根香,在无中生有,在少中见多,简朴的东西有时在心中会产生地震般的效果。”

同样,伴随着VR、AR等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舞台艺术也将其纳入视野。在业界看来,当新技术进入艺术领域,无疑最先带来的是视听奇观,而当新鲜感过去,科技与艺术的交融最终唤醒的还是观众的情感共鸣与深入思考。《阿凡达前传》的导演米歇尔·勒米尤认为:“舞台的变化有时仅发生在毫厘之间,不是机械变化,而是光学变化。将电影语言应用于舞台表演艺术,让大场面的壮丽奇观与细腻的情场面交替,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海外视点

《碟中谍6》折射出好莱坞续作集体疲软

《碟中谍6:全面瓦解》上周末正式在北美院线登陆,首日票房便达到2300万美元。上映三天票房收获6150万美元,拿下周末北美票房冠军的同时,也打破了当年《碟中谍2》5780万美元的首周末票房成绩,创该系列电影首映纪录。此外,电影在海外各项评分网站上也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有望成为系列最佳。有意思的是,《碟中谍6》的成功折射出好莱坞续作的集体疲软。有评论认为,近年来好莱坞的一些电影续集,不仅拍摄频率加快,而且故事性和人物塑造上越来越单薄,迷失在依靠“特效升级”争取市场的续集开发路径之中。

在影片《碟中谍6》中,汤姆·克鲁斯饰演的伊森·亨特与其团队遭遇了比前五部更为棘手的情况,他们需要面对来自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共同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末日危机。影片由《碟中谍5》导演克里斯托夫·诺考利继续执导,曾在系列电影中亮相的丽贝卡·弗格森、亨利·卡维尔、西蒙·佩吉、亚历克·鲍德温等人也都参与该片的演出。据悉,《碟中谍6》共耗资1.78亿美元,拍摄过程横跨三个大陆,经历了两个冬天,其中包括四个星期的空中拍摄。

“拍电影就是与时间赛跑,但很少有人如此奋不顾身地从高空冲向大地。”在早前官方公布的拍摄特辑中可以看到,汤姆·克鲁斯在这部新作中再次挑战“不可能的任务”,在影片里尝试了极其危险的高空跳下低开伞的跳伞动作,从726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成为在镜头前表演“高跳低开”的第一人。为此,《碟中谍6》剧组特意定制了一副头盔用于减压,这副头盔也成为了演员的救命工具。而为了缓解减压症状,汤姆·克鲁斯每次跳伞前都需要呼吸20分钟的纯氧。为了追求最好的画面,《碟中谍6》拍摄团队精益求精,与演员一同从飞行时速265公里的飞机上跳下,双方冒着极其危险的相撞风险进行了整整106次拍摄。关于夜间的戏份,团队选择每天在接近日落时分拍摄,一天只有一次拍摄机会。

“流水的导演,铁打的阿汤哥”,电影《碟中谍》系列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电视剧曾多次获得艾美奖和金球奖。1996年,汤姆·克鲁斯以主演和制片人的双重身份,在电影《碟中谍》里亮相,这一演就从34岁演到56岁。汤姆·克鲁斯全程参与了系列电影的创作,并将“伊森·亨特”这一角色打造成了继007詹姆斯·邦德之后最有名的超级特工和动作英雄。

除了主创拼命之外,《碟中谍》能取得如此好的票房和口碑,有业界人士分析,得益于《碟中谍》跑赢了好莱坞续作的平均水平。好莱坞近年来的一些“续集作品”出现了喝洋酒而渔的情况,在消费前作积累下来的名气和口碑的同时,更耗损了观众受众对电影后续续集的信心。比如,《变形金刚》《环太平洋》等影片的技术开发越发成熟,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反而不如前作。相反,某些续作生产相对珍惜羽翼,将作品作为“可再生资源”经营开掘,反而制作水准保持在平均线上。电影《碟中谍》系列从第一部开始至今,横跨20余年,只上映6部,相对较慢的节奏成为作品质量的保证,也在市场营销上给观众更多消化的时间。

不过,纵观六部《碟中谍》电影,系列还是没有陷入过瓶预期,一度也落入了好莱坞华丽的特效比拼中,虽然画面依然紧张刺激,但剧情离扣人心弦差了一截,不少影迷表示“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而汤姆·克鲁斯略显“套路”的表演也招致过不少批评的声音。不过从《碟中谍5》开始,导演克里斯托夫的加盟使得故事的戏剧性得到了加强,也为《碟中谍6》打下了基础。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编译



《碟中谍6:全面瓦解》上周末在北美上映。图为剧照。

“影院版Netflix”资金干涸

曾经美国影业救星遭遇滑铁卢

北美电影订阅服务公司MoviePass上周因资金不足暂停服务。据海外媒体报道,由于该公司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合作院线,不得不紧急申请了一笔500万美元贷款。

每月只需缴纳不到10美元,MoviePass用户就能每天去电影院看一部2D电影。MoviePass的订阅价格低于美国洛杉矶、纽约等大城市约16.5美元的电影票价,略高于8.97美元的全美平均票价。就是说,只要看一场电影,用户基本就能“回本”。由于北美观影人数在2017年创下22年以来新低,MoviePass的“低价包月”一度被视为美国影业的大救星。

低价模式最初被认为可行,是因为电影票利润较低,而售卖爆米花等产品利润较高,“包月”的亏空,可能用带动食品饮料的消费来填补。MoviePass的首席执行官米奇·洛也是Netflix的创始人之一,表示过去10年间订阅制度先后成就了美国网络阅读、音乐和电视巨头,而MoviePass也将改写电影业的游戏规则。

新模式令各方对MoviePass褒贬不一。美国最大的院线AMC一方面如临大敌,另一方面也曾多次批评MoviePass的“烧钱”模式不可持续,让用户习惯低价也是对电影业的伤害。2011年刚成立时,MoviePass“包月”还需要50美元,只有少数影迷会考虑购入。米奇·洛在2016年执掌MoviePass后开启了“票补”之路,认为只要有更多美国人被低价吸引走进电影院,MoviePass就能复制Netflix的成功,并凭借深度挖掘用户的行为数据,通过广告和合作商家盈利。2017年,MoviePass作为一家数据分析公司收购后,“包月”价格从30美元下降到了惊人的9.95美元,也吸引了数百万新用户。

盈利的前景是否真能实现呢?Netflix的订阅用户增长几乎不会带来额外成本,但MoviePass卖出的每张电影票都会让亏损雪上加霜。在5月披露的一份文件中,MoviePass每月亏损已高达2170万美元,公司仅赚1550万美元可以流转。自2017年10月以来,MoviePass股价从至高点蒸发了95%。母公司的股价今年也被拖累跳水约98%。为减少亏损,MoviePass出过一些限制条款,如禁止用户“二刷”同一部电影,以及对“黄金时段”电影票加收高达六美元的附加费,但效果杯水车薪。

上周四,赶到电影院的网友发现,MoviePass已经“无法处理他们的预定”。随后MoviePass被披露现金流已经“烧完”,不得不紧急贷款500万美元救急。

无可否认MoviePass对美国传统票务模式的颠覆。AMC即使一度试图联合多家院线抵制MoviePass,也对标MoviePass在今年推出了订阅服务,以19.95美元的价格每周为订户提供3张电影票。然而一旦MoviePass轰然倒塌,“包月模式”是否还能继续拯救美国电影业的低迷? 本报见习记者 吴钰编译

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吴虎生、范晓枫通过公益活动与观众聊芭蕾、同练功

芭蕾伴着残酷,但美溢于言表

■本报记者 李硕

在刚刚过去的双休日,上海芭蕾舞团的两位首席演员吴虎生和范晓枫,通过“舞空间”公益系列讲座和“芭蕾大师公开课”,为沪上百余名市民示范与讲述芭蕾技巧与芭蕾故事。两场公益活动让许多人看到了芭蕾的艰辛,更让人感受到了芭蕾的美丽。

从借芭蕾锻炼身体到被芭蕾之美深深折服

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专场《起点》,不久前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成功上演。这次专场演出让许多人看到了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吴虎生在编舞上的才华。无论是演员还是编舞,一直不曾改变的,是吴虎生对于芭蕾艺术、对于舞台的那份热爱。

面对观众,说起如何进入芭蕾这个行当,吴虎生笑了。起初,是妈妈抱着锻炼身体目的送他去学舞蹈的。老师觉得他天赋高,鼓励他走专业道路。于是,原来想做医生的他学起了舞蹈。被芭蕾之美深深折服的吴虎生,越跳越好,至今已获得了国内国际大小几十个奖项。

家与排练场两点一线,构成大多数芭蕾舞演员的日常节奏。在上芭,一个普通的训练日,练功和排练从上午9点30分开始,直到晚间五六点钟,群舞、领舞、首席,每个演员一视同仁。“过节在家里休息三天以上,反而会没了方向。”吴虎生说,工作很累,一开始休息总是开心的,但时间一长还是想回来,感觉在排练场才能找到生活的节奏。

从去年春季演出季《简·爱》《哈姆雷特》《天鹅湖》《吉赛尔》四部作品轮番上演,到今年的《白毛女》《睡美人》巡演,吴虎生作为男主角,连轴转的演出对其体力、耐力都有极高的要求,每一天、每一个动作都要全身心地去练一遍,才能保证最佳状态。

“芭蕾‘很奇怪’,即便再熟练的动作,或者达到了一定的高水平,几天不练就会丧失感觉。所以,心情好要练,心情不好也要练,肌肉状态好要练,状态不好也要练。”吴虎生说,“大多数时候,碰到尚能忍耐的伤痛,都会选择咬牙坚持,练得越久,越会觉得每一次上台机会的珍贵。”

很多人说“芭蕾是一门残酷的艺术”,吴虎生表示不完全同意。芭蕾辛苦甚至痛苦的一面,是这个职业与生俱来的磨炼,但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那种美溢于言表,“看着自己团

或其他团的演出,我会非常自豪,会觉得没白吃这点苦”。

如今的吴虎生,在舞蹈演员之外又多了一个编舞的身份。2017年,吴虎生开始尝试创作,首部原创作品《谁说再见》先后在京沪两地上演。今年,吴虎生的第二部原创作品《荆棘》问世。这是一部为他的同事、上芭的首席演员范晓枫创作的作品,记录了她受伤到复出过程中的艰辛与坚持。

“我有一种危机感。”谈到尝试编舞,吴虎生说两点一线的生活之外,必须考虑以后自己不能跳舞了还能做什么。“最初,我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自己因为编舞经验不够丰富,导致动作编排、人物关系刻画有所不足。随着创作深入,我越来越享受这个挑战。”今年2月,吴虎生开始构思,几个月后,剧本、音乐、灯光、服饰、演员逐渐丰满成型,吴虎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享受芭蕾艺术,感受体验比“开绷直立”的功夫更重要

足尖轻踮、抬手、后仰……明亮的排练厅中,无论是00后粉丝还是50后学员,无不认真地做着动作,首席演员范晓枫则与“芭蕾迷”们共同练功。对观众而言,上周末的“芭蕾大师公开课”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这是我第一次给芭蕾舞爱好者上课,自己也颇感新鲜与激动。”范晓枫说,去年在舞台上遭遇跟腱断裂,她经历了一年多的恢复之后,终于穿上足尖鞋,在讲述她战胜伤痛的芭蕾舞《荆棘》中回归舞台。公开课的内容是为这些热爱芭蕾的学员特别准备的,主要训练芭蕾舞把杆的一些基本功,即便是没有芭蕾基础的学员也能前来上课。“我们不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学员的技巧,首先我希望她们能够享受这一个小时的过程。”面对学员,范晓枫没有特别强调芭蕾脚下“开绷直立”的功夫,更注重芭蕾的那份“体验”,比如头应该看哪里,后背应该挺起来。“我觉得上半身的舞姿远比脚下的功夫更加实际,也能够让她们更加热爱芭蕾。”

“搞艺术就是呆在排练厅里自娱自乐。”谈起芭蕾舞普及,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千万不能一味“高冷”。“我小时候就跟着老师,一个个学校去普及芭蕾,现在上芭要担起这份责任。”在上海,芭蕾的忠实观众正越来越多,今年上芭创排的《闪闪的红星》是一个红色经典,主创希望更多观众看到用芭蕾这种艺术形式讲述的中国故事。



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吴虎生与范晓枫。(上芭供图)

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公布评委会名单

本报讯(记者李硕)作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第六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将于8月3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拉开大幕。昨天,比赛组委会公布了本届大赛评委会名单,丹麦国家芭蕾舞团前艺术总监弗兰克·A·安德森担任评委会主席。

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以专业的赛制、权威的评选、完善的服务,不断提升办赛质量,扩大国际影响力。本届大赛评委会从本届的七位增至九位,分别来自七个国家。评委组成员兼顾各大芭蕾舞派风格特点,既有国内外知名芭蕾舞团经验丰富的团长、艺术总监,也有世界一流的芭蕾明星和国际芭蕾舞比赛的掌门人。除了由弗兰克·A·安德森担任评委会主席之外,评委会成员还有: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冯英,辽宁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曲滋,莫斯科大剧院前首席演员、芭蕾

明星安德里斯·列帕,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角色演员及芭蕾大师盖瑞·艾维斯,美国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明星谭元元,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前首席明星乌里安娜·洛帕特金娜,南非国际芭蕾舞比赛首席执行官德里克·巴登霍斯特,韩国国际芭蕾舞比赛组委会主席朴载植。

此外,意大利圣卡罗剧院芭蕾舞团原明星演员乌戈·拉涅利、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学院舞蹈系主任兼任辛辛那提芭蕾舞团客座教师蒋齐,将作为芭蕾舞基训授课大师;美国加州圣玛丽大学终身副教授吴佳则担任本次大赛的现代舞授课大师。从8月2日起,来自世界五大洲16个国家入围复赛的选手将陆续抵达上海。